

## 代簡答客問

陳 香

——致英國劍橋大學東方學系系長龍彼得先生

去年秋間的一天下午，有人敲響圍牆門。我納罕：朋友們甚至於郵差及收水、電費的，都曉得開那個門，何用敲？

但接着，敲聲更急，不得不趨出。

門開處，却又使我一怔：站在門外的，是一位白膚碧眼的中年人，手提笨重的皮笈，肩佩照像機與錄音機，形態又像僕僕風塵已久。所以，我一時只愕然的加以注視，以為是什麼貨物推銷員，或者是上帝再派來說我入教的。

他看我站着不動，知道是驚奇。於是，用六

成左右的中國話說：

——我是從英國來的。

——嗯。

——陳香先生在嗎，我是專程來拜訪的，請

他幫忙。

——嗯。

「幫忙」，「幫」什麼「忙」呢？我踟躕；但突然想起：老站在門邊是不禮貌的。如果有所煩難，進到屋裡再說吧。遂與他握握手，並作手勢延請他入內，說：

——陳香就是我本人。

——噢，久仰，久仰！你還年青。

——六十多歲了，頭髮是染的。

他隨手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名片，遞給我，即

跟我進入客廳。坐定。我戴上眼鏡，看名片，一

面印中文：「劍橋大學東方系系長 龍彼得」；一

面印英文：「Piet Van der Loon Chairman

Taauty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50BLINCO GROVE CAMBI

DGE ENGLAND」。

奉茶，敬煙。我問：

——喝得慣中國茶？

——很好、很好。

——煙呢？（我抽的是宮光牌）比貴國差得

太多了？

——不見得；不過我很少吸捲煙。

——龍先生今天有何見教？勞煩遠道跋涉而

來？

——陳先生對民俗學很有研究，特別是對閩

南民間的風俗習慣和歷史掌故，所以想來請教幾

個問題，希望陳先生幫忙。

——不敢說研究，是有興趣。因為我出生於

閩南，鄉土情形，略為知道一些。如果是我所瞭

解的，都可以儘量提供。

——陳先生對陳三五娘的故事很有研究。

——因為陳三五娘的故事，淵源於閩南。

——淵源？我對中國話還有很多不懂。

他擺好錄音機，又打開皮笈，取出筆記簿、

筆，以及一大疊資料。

——對中國字呢？

——我也拿出紙、筆。

——比較有研究，爲了看中國書；不過永遠寫不好。

我寫「淵源」兩字於紙上。

——淵源，就是說事情的本原。

——陳先生的英語很好吧？

——比龍先生的中國話更差。

彼此一笑之後。於是，我們便口談兼筆談，而且談鋒逐漸轉向輕鬆了。

——剛才說閩南，閩南是指那些地方？貴國的大陸我沒有去過，但爲了研究閩南的民俗，這幾年臺灣來過三次，還到過香港、日本、菲律賓、越南、緬甸、印尼、新加坡，去從旁蒐集閩南民俗的資料，拜訪了很多閩南人，請教過很多問題。可是，總忘記請教他們閩南以什麼做標準界限的。

——以地理區域做標準界限。福建簡稱閩省，閩南就是福建省的南部。福建一省原轄八府，所以亦稱八閩。閩南概指福建南部的兩府，即泉州府與漳州府。泉州府原轄五縣，是晉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等，所以俗稱五縣；漳州府原轄七縣，是龍溪、海澄、漳浦、詔安、長泰、平和、南靖等，所以俗稱七縣。

他翻開剪集的那一疊資料。

——陳先生說陳三五娘是真人實事？

——比英台三伯的故事有真實性，史蹟尙歷歷可考，前人已一再指出。李卓吾的「荔鏡傳」

附有「陳必卿實錄」，范大奇的「閩俗通考」卷

九戲文樂曲篇中亦會引用。陳必卿就是陳三，陳必賢的第三弟弟；必賢登景炎——即南宋端宗年間的進士第，官居廣南運使。

——臺北報紙連載章君毅先生的陳三五娘故事，陳先生讀過嗎？

——很慚愧，沒有讀完。

——聽說內容很充實。

——那是改寫歷史小說，不是以歷史事蹟所作的傳記，不能作爲研究參考之用。不過，我之所以沒有讀完，却是一開頭便看到作者把陳必賢的故里眉山誤爲泉山，所以，也可以說是無勇氣再繼續讀下去。

——據說原稿曾經你們閩南的文豪林語堂先生動閱過，怎樣會一開頭就弄錯？

——林語堂先生是漳州人（俗稱七縣人），而且自少就經常離開故鄉。或者林先生對漳州的紫芝山、天寶山等地理形勢較有印象；對泉州（俗稱五縣）的泉山、眉山等的地理位置則未必也都有印像。泉山一名清源山，一名北山，一名齊雲山，在泉州府城（即晉江縣所在地）的東北八里處，周圍四十里，橫跨十餘里。眉山却是泉山的來脈，在泉州府城西北四十里處，跨晉江、南安、永春三縣境，一名雙陽山，一名雙髻山，俗呼大小乳山，兩山相距三十餘里。小說中一開始描述泉州城內聞到山上的悠揚鐘聲，離實際情形太遠，縱使是泉山上的鐘聲，泉州城內也是無法聽到的。

——陳先生對閩南的山川都很熟。

——不敢說很熟，只知道一點點。

他先從資料中抽出兩個單頁，接着又再抽出兩個單頁。行間劃滿紅線，空白處尤多以英文作註的小字，紅藍交錯。

——這都是陳先生的大作。因爲我有幾點疑問想請教，所以特地來拜訪，請多多幫忙。

我一看：前兩個單頁，是我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一日發表於「暢流」半月刊（二二卷八期）的一篇「陳三五娘故事雜考」；後兩個單頁，是我民國五十六年三月一日發表於「出版月刊」（二卷十期）的一篇「陳三五娘故事的由來與演變」。

於是，我立刻湧起兩種矛盾的心緒：

第一種心緒，是欽佩外國學者蒐集資料之勤，研究學問之慎。這種態度與風氣，是我們目前國內學者所無，也是我半生以來所首次碰見的，不免有肅然起敬之感。

第二種心緒，是聽說「有幾點疑問」，所以「特地來拜訪」。如果屬於「責難」，我一向孤陋寡聞，就說有紙頭、舊書可翻，單槍匹馬，一時也招駕不住。如果屬於「請益」，則我已厭盡所知，寫成了那兩篇文章，欲再窮搜，亦是難事，人家誠懇的不遠千里而來，怎好支吾以對？所以，又不免有惶惑不安之感。

但，事至臨頭，我是中國人，是閩南出生的，怎能畏縮推諉？

於是，再沖茶、敬煙，以掩飾自己的緊張，並表示非常虛心的說：

——有什麼指教，請龍先生儘量提出，我一

定盡我的所知，誠懇奉告。

——陳先生在大作中說：泉漳一帶有所謂「小梨園七子班」，專演陳三五娘故事，是社戲中的特殊支流，深入民間，已風靡數百年。什麼叫做「小梨園七子班」？

說着，他又在筆記簿上歪歪斜斜的橫寫出「小梨園七子班」六個字。

——嗯。

這該是第一個「疑問」了，我鬆了一口氣。

——「小梨園七子班」，是泉漳一帶地方戲班的俗稱。「梨園」，是「優伶子弟」。像臺灣民間現在也還有所謂「子弟班」。只是臺灣的「子弟班」，大都是業餘而不屬職業性的，只有「歌仔戲班」，才是職業性的。因此，閩南的「小梨園七子班」，更像臺灣目前的「歌仔戲班」，不過「歌仔戲班」却偏偏喜歡改稱為「團」而已。「梨園」的名稱，是襲用自唐朝的，唐明皇有三個特別挑選的「坐部伎子」，因為是在「梨園」訓練的，所以號稱「皇帝梨園弟子」。「小梨園」，是標明組織的規模很「小」，「小」到什麼程度呢？只有「生、旦、占、外、末、丑、爭」的七個個性演員，所以叫做「七子班」。

——「小梨園七子班」所做的就是南管戲？

——不錯，因為演唱時都配以閩南古樂，樂器以絃與管為主，可以稱為南管戲。

——陳先生對南管戲的印象如何？

——閩南古樂，就是中原古樂，從一千餘年前的晉與唐兩代，先後數次隨着大批的移民，由

中原河南一帶，帶至閩南，而又一直保持到現在的。閩南古樂的聲調文靜優雅，舒徐婉約，柔中帶銳，抑揚分明。而歌詞則都是鏗鏘悠美，洗煉生動，溫文有度，雍容大方的。

——我也有此同感。我曾經將許多閩南戲錄音，覺得非常美妙。不過，閩南古樂，為什麼又叫做「御前清曲」？「御前清客」？

龍先生像從第一個「疑問」轉入第二個「疑問」，幸而，這也不是「難題」，使我益趨鎮定。

——閩南古樂叫做「御前清曲」，是由清朝李光地而來的故事。李光地是福建安溪縣人，康熙時候的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位齊宰相，博學賢能，為人極其廉正。相傳：有鄉親數人，都是李光地少時的友好，因為無所事事，想起李光地官高位尊，便相率輾轉到北京，要求李光地提拔。李光地聞知來意，很客氣的把他們留在相府中，作上賓款待，給他們豐美的衣食，但經過好幾個月，却一點也沒有引荐他們做官的消息。

這班鄉親既不敢催問，又大感悶着無聊，於是酒酣飯飽之後，便往往演奏閩南古樂解悶。一天，康熙皇帝駕到，聽見那優美的樂聲，以為宰相眷畜聲妓，開玩笑似的叫李光地明天帶她們入宮。李光地趕忙稟說：那是幾個同鄉，閒來無事，在玩故鄉的絃管取樂。康熙不信，還是要他帶進宮裡去演奏。李光地又稟說：他們都是「白身人」，無光明也無官職，怎好入宮？康熙遂敕賜一把「金涼傘」，以便遮護他們進宮。翌日，進宮奏演，康熙大為滿意，認為閩所未聞，美如天籟

，並賜封「御前清曲」。嗣後，演奏閩南古樂的人，為自己表示尊貴，則都稱為「御前清客」了。

——噢，這個傳說很有趣味。

——不但趣味，過去在閩南，民間絃管團體演奏的時候，都把這個傳說看得很認真，並且製造出不少禮儀，以竭力促使演奏「神聖化」。如演奏時必須搭壇、張燈結綵、焚香、暨金涼傘。接換樂器的人，必須互相彬彬施禮，吹洞簫的人，可以足踏金獅等等。

——我以前曾在非律賓看過，但沒有陳先生剛才所說的那樣認真。

——隨時代變遷，清朝被推翻以後，封建的陰霾當然會跟着消散。非律賓的華僑社會，因為絕大多數都是閩南人，鄉音可貴，鄉聲可慰，所以，絃管特別興盛。據我所知：具有歷史規模的組織，有南樂崇德社、絲竹尚義社，以及同盟公所、莽原公所、同惠堂等樂府團體，龍先生以後如有機會再到非律賓，可以去看看他們。

——那很好。

——臺北也有閩南樂府的組織。

——陳先生欣賞過嗎？

——我久處東陬，向未曾欣賞過；不過，我曉得有很多朋友常在那裡出入，視作俱樂部。

——陳先生很健談。

——只是一知半解的多。

——我還想請教陳先生，大作中提起「歌仔簿」，什麼叫做「歌仔簿」。

——「歌仔簿」，是通俗歌謠印成的薄薄小冊子，普遍流傳民間的，臺灣也有，坊間書攤都

可以隨處買到。這類通俗歌謠，大都是七字一句，句尾押韻，也即等於和聲，容易朗誦，也容易伴樂歌唱，其內容，常是以敘述一個故事為主。

——喔，我們談好久了。

龍先生看看錶。接着：

——快四點了，我還須趕往飛機場，坐四點半的飛機回臺北，明天就要回倫敦。

——這麼匆促，不可以留一晚？

——不行，有機會再來拜訪。謝謝陳先生。

——留一晚，可以更愉快的談談。

——這樣就很痛快了，謝謝陳先生幫忙！不過，我現在還有幾點疑問，想再請教陳先生，現在來不及了。

——留一晚，讓我們招待招待，欣賞幾樣我們的中國茶，這裡還有阿美族的土風舞可欣賞。

——謝謝！謝謝！

他站起身。

——陳先生有很多外國朋友？

——很少。

——英國朋友呢？

——一個也沒有。

——現在你有了，我們可做朋友。我是荷蘭人，自小在倫敦長大，入英國籍，喜愛貴國的文化，喜愛閩南的民俗。

他再看看錶，又坐下。

——我們可通訊。對了，我想請教陳先生的

還有四點……。

他又抽出筆，在我面前紙上歪歪斜斜的緩慢橫寫四行中國字：

A、「晉江拾舊」、「閩事鈞沉」兩本書。  
B、南管戲陳三五娘，大本、小本如何分？  
C、司公戲。紅頭司公、黑頭司公如何分？  
D、抽傀儡、泉州傀儡戲。

——這四點，請陳先生再幫忙。兩本書找得到嗎？

——一時找不到。

——那就以後。南管戲、司公戲、傀儡戲，希望陳先生以後解釋。

——我最近身體不好，又有事，很抱歉，通訊至少要明年春初。

——可以，就是秋初也可以。謝謝陳先生幫忙！謝謝陳先生招待！

龍先生又站起身，提起笨重的皮袋，然後與我熱烈的握手。

——再見！

——再見！謝謝！

我送他出圍牆門。

※

以上是我和龍彼得先生談話的斷片回憶，當時雖有錄音，但未必清晰，特予補記，以備參考。

以下是我想簡答龍彼得的四點存問，倘使寫好直接郵寄，自恐膚淺，故先披露，希望，拋磚引玉，能得方家補正，俾圓所說。

※

龍彼得先生：

抱歉得很，承詢的幾個問題，因病與事，延擱了半年多，而所知猶是相當貧乏；但深恐久盼

，故不得不先作鱗爪的報告，容後補充。

一、關於「晉江拾舊」與「閩事鈞沉」兩本書。

「晉江拾舊」，為黃均遠所著，黃均遠晉江人，係明朝萬曆間舉人黃居中（明立）之後。幼聰穎，惟體弱多病，因棄仕途，以博覽羣書自娛，猶喜鄉土掌故。

其先輩黃居中，嘗官南京國子監丞，寄家金陵的時候，曾以「性好藏書」知名，且每每親自鈔撮，藏千頃堂中（按：千頃堂為其藏書屋名），不下萬卷。著有「千頃堂集」，時人稱為海鶴先生。

黃均遠為黃居中之曾孫，金陵出生，而後隨家人返居故里（晉江）。相傳：時僅十六、七歲，便常仿效其先輩之鈔撮，從家藏載籍中，擇錄所好所奇的，分門別類，而後竟彙成筆記雜錄數書，至中年自勘，刪增過半，遂分訂為「晉江拾舊」二十四卷、「溫陵逸聞」十二卷、「閩南鄉土志異」十八卷、「王閩遺事」三十四卷，交泉州佩文齋刊刻。

不過，我所獲得的「晉江拾舊」一書，却並非木刻刊印本，而是鉛字排印本。發行時間，以字體及裁制猜測，顯係排印於清朝末葉，五號鉛字，三十二開本，毛邊紙印刷，又屬線裝。因為前後諸多損缺，找不出印行（或翻印）的書局名稱及年月，只有文前劈頭的「晉江拾舊二十四卷合篇、國朝溫陵黃均遠望洋搜撰」等一行字樣，還清晰可辨。「國朝」是指清朝，「望洋」當為均遠之號，「搜撰」字面生硬，大概等於現時的

所謂「編著」，包括鈔錄與撰述。

「晉江拾舊」是一本雜錄，約有八百餘則，都是地方掌故。其中大部份顯明鈔自府志（即泉州府志）及邑志（即惠安縣志、同安縣志、南安縣志等）的若干隱晦故實，然後附以傳說佐證。而小部份則為人物逸事與民間傳說之類。人物逸事以記王審知、留從效、蒲壽庚、秦繇、韓偓、韓琦、王十朋等的則數居多；民間傳說却偏重於清源山、東嶽廟、東西塔、洛陽橋等方面，甚至兼及神話。

「晉江拾舊」一書中，提及陳三五娘故事的，僅有一則，也就是簡短的這樣一小段，說：「荔鏡傳有二：一刻於明末；一刻於清初，皆述陳三五娘事。前者分八本，都十餘萬言；後者僅兩卷，亦有十萬言。均無年代及撰人，無序例，識者僅從章回繁寡中辨別。」而已。

這一本書我已經找出，並再重讀一遍。如果為着研究陳三五娘的故事，則這一本書除上列那一小段記載而外，實在並無其他可供參考之處。

「閩事鈞沉」的作者林以仁（敦睦），也是晉江人，生於清末，卒於民初，係林外（崖塵）的後裔。林外為宋時紹興間進士，官興化令，工詩詞，著有「嫻窠類稿」等書；但到林以仁時，家道已趨式微。據楊績所作的考證：林以仁只及拔貢身份，為人耿介，「艱難不入仕，遂銳意典籍」。著有「閩事鈞沉」、「八閩文風」等書。

「八閩文風」我沒有機會讀到，楊績說：「是書都五十萬言，綜述八閩文教之風，起自唐之歐陽詹，迄於明之黃道周，徵引博洽，闡析精闢。」

。」這且不談。

「閩事鈞沉」一書，亦屬掌故的筆記雜錄，惟與「晉江拾舊」的最大迥別之處，乃為界域擴及八閩，不專在泉州一府五縣中打轉。搜集資料，更不儘在府志、縣志之中去動腦筋，而是分向歷來各種著述（當然都是屬於福建人的，或者是與福建人或事有關的）之中去發掘。

我買到的，是廈門會文堂的排印再版本，有二百左右頁，三十二開，排五號鉛字，土報紙平裝，收錄掌故將近二千則，年代則自秦時起，一直到了清時的道光（咸（豐）年間。

可是，「閩事鈞沉」這一本書，對於研究福建的歷史、地理、人文、風習，或者可視為很珍貴的參考資料；但對於研究陳三五娘的史蹟來說，却仍無甚多價值。

除了書中一三二頁所說的：「荔鏡傳為明李卓吾所作。卓吾世家子，五十猶不第，遂縱放詩酒，更喜冶遊，不研經史子集，專搜秘本傳奇，間或有所著述，每出以示人，圖博一粲。」等語之外，在後一頁（即一三三頁）中，又有如此的一小段記載，說：「李卓吾嘗與陳亦言遊。亦言字潛齋，明晉江青陽人，少力學，工詩賦。洪武初，不樂仕進，縱情山水。著有潛齋集。」

「李卓吾嘗與陳亦言遊」。據此一語，當可推測李卓吾也是明朝洪武時人。一個「五十猶不第」，一個又「不樂仕進」，正好結成儔侶。

又該書一六六頁，尚有這樣的一段記載，說：「晉江明時有兩李卓吾：一為李贊，字卓吾。萬曆舉人，授教官。曆南京刑部主事，出為姚安

知府，政令清簡。罷歸，客黃安，日引士人講學，尊崇釋氏，卑侮孔孟。後遊通州，為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下詔獄，自剄死。遺有文集；一為李景，字卓吾。世代書香，相傳為李亨伯之後裔，而李馬奔則為其族輩。萬曆初，西班牙人佔據菲律賓，時李馬奔已旅菲有年，得馬尼刺船為嚮導，高揭義旗，率武裝帆船數十艘，水陸兵數千名，與西班牙人大戰於馬尼刺。」

按：李亨伯，字安正，為宋時人，居龍溪（即漳州府之龍溪縣）。其可考之事蹟，為：「長於詩文，與蘇東坡、張商英友善。治平進士。知東莞，率軍夜渡三洋，行七百里，縛海盜，除民害。遷知梧州，興學舍，立六賢堂，多士向風。終忠州防禦使。」但李亨伯的後裔（指李景）何時移居晉江（泉州），則無可考。

只是，緊接着「晉江明時有兩李卓吾」一語之後，林以仁雖顛倒時代次序，先提李贊，後提李景，但顯然李景實較李贊為早。因為，李景是明朝洪武時人（公元一三三七——一三六八），李贊却是明朝萬曆時人（公元一五六八——一五七三），前後相差兩百左右年。而李景，也才可能是「荔鏡傳」的作者；李贊却是罷歸姚安知府以後，遊通州，「逮下詔獄」自剄以死的。

至於，「荔鏡傳成於光宗年間，刻於天啓（按即熹宗）五年，計十回，分四卷，附刻陳必卿實錄於卷末，卷首有武進江一羽序，無署年代。」這一段話，與上文所引各段都並不連貫，另成一則，見於該書第一四一頁，文前尚有三十個字，說：「平閩傳成於穆宗年間，刻於泰昌（按即



光宗)四年,計二十二回,分八卷,卷首有繡像八葉。」

此外,「閩事鈞沉」一書,便再無其他記載可作研究陳三五娘事蹟之參考了。

二、關於南管戲演陳三五娘故事的時候,大本、小本的分別。

泉州「小梨園七子班」演陳三五娘的故事,分為大本與小本,是以齣數的多寡而分別的。

大本有十二齣,其情節大略為:○競艷(黃洪二員外在燈市前賽女)、○鬧街(陳三騎白馬揚鞭鬧鬧街衢)、○彈荔(五娘在樓上將荔枝荔枝拋給樓下牆外的陳三)、○磨鏡(陳三假扮磨鏡匠混入黃府)、○投身(陳三故意毀損五娘寶鏡因無法賠償而以身抵押為僕)、○問月(五娘在後園焚香拜月立私愿)、○溺病(陳三五娘因各患單相思而彼此病倒)、○留傘(陳三因漸露身份欲離黃府而益春懇懇挽留)、○送書(小七奉命傳遞書信)、○私奔(五娘益春與陳三私奔)、○受累(益春被逮押入牢獄)、○拷審(益春受酷刑鞫訊)。

小本則只演八齣,不演大本之前兩齣(即競艷、鬧街)與後兩齣(即受累、拷審)。

但大、小本中的各齣,往往又多折開成爲二、三甚至於四、五段排演,任意穿插諷諷科,所以才夠接連演出三晝夜。

三、關於「司公戲」,以及「紅頭司公」與「烏頭司公」的分別。

閩南的「司公戲」,是道士教派中的「符籙章醮」演變而來的,而且大都淪爲職業性質。

據所知:道教起源於黃老(即黃帝與老子),尊元始天尊爲最高祖師,經典浩瀚,法言甚博,而派別亦非常之多。惟流行民間的,則向來只大別爲南北兩宗,南以江西龍虎山爲樞,習稱舊道教;北以平白雲觀爲樞,習稱新道教。

雖然,道教的教派共有八十餘支,其中比較著名的,只有正一教,以張道陵三十九世孫(元)張留孫爲開祖;真大道教,以(金)劉德仁爲開祖;太乙教,以(金)蕭抱珍爲開祖;全真教,以(金)王森爲開祖。然所謂經典,深奧的如道德經、南華經等;通俗的如陰陽文、太上感應篇等,則實在並無二致。不過,正一派着重符籙科儀;全真派着重修真煉養,遞嬗因襲,所以,遂又以正一派爲南宗;全真派爲北宗。

流傳閩南的道教,却自來又屬大冶一爐,可以「涇渭莫辨,南北不分」八個字做形容。

職業性質的道士,閩南民間通稱爲「司公」(或寫師公)。至於「紅頭」與「烏頭」之別,則係以其所主道場,及形於顏色的裝飾爲根據。「紅頭司公」戴紅冠,主掌祈禱道場,例如祈福求安、敬天酬神之類;「烏頭司公」戴黑冠,主掌喪葬道場,例如超渡亡靈、收魂定魄之類。

「司公戲」,是道場中一連串表演節目的統稱。每一節目都寓以故事,如「朱文走鬼」、「揚管翠玉」、「入地府」、「穿金山」等。表演時有唱、有做、有對白,並且有鑼鼓鐘鼓伴奏。不過,伴奏之曲,大都簡短庸俗,既不像閩南的地方音樂,也不是原始的道教音樂。據所知:流

傳入閩的原始道教音樂,現在只有在福州樂曲中,尚可找到一些蛻變未盡的殘存音影,在閩南則已無此可能。

四、關於「抽傀儡」及「泉州傀儡戲」。

傀儡戲,是木偶戲的一種。樂府雜錄說:「漢高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壘中絕食,陳平訪知閼氏妬忌,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陣間。閼氏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後樂家翻爲戲具,即傀儡也。」

雞肋篇說:「作偶人以戲嬉舞歌,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

這兩則中國古書上的記載,都指出傀儡戲的由來很早,遠在漢高祖的時候(公元二〇二—二三四),甚至於還可能遠在漢朝以前。

不過,傀儡戲構造之精,演唱之工,却都應該推譽閩南的泉州爲全國之冠。

傀儡戲上演時,是用細線懸抽木偶,使其身段及手足,表現出栩栩如生的靈活動作。所以,上演傀儡戲,也就叫做「抽傀儡」,因爲,抽即動——抽木偶身上那一部份(尤其是在身段手足各關節處)所懸之細線,則那一部份動;不抽即不動。於是,民間便亦引用「抽傀儡」之義,作爲譬喻之詞,以況不能自動之人,須經別人一抽而後始能一動。

泉州傀儡戲木偶的構造之精,演唱之工,可舉者約有左列六點:

第一,是木偶本身的身段體態均衡。高度都在兩英尺上下,絕不使其有所突出(其實,過高

，表演時抽動自必發生諸多困難，吃力），頭部及四肢，也都能相稱，絕不故意創造畸形。所以，從欣賞上說，令人一看便有一種人體縮小的正常感、實感、親切感與美好感。

龍先生曾欣賞過臺灣電視中的布袋戲，布袋戲也是木偶戲之一，誠說構造及表演方法皆與傀儡戲不同。但臺灣電視中布袋戲木偶本身的身段體態，却只有顯露出抽象或誇張的笨與醜。這種笨與醜，是在構造上異想力求突出、故意創造畸形的不良後果。說突出，就是身段體態不均衡；說畸形，就是頭部四肢不相稱。

第二，是木偶頭部的雕塑特別精緻。五官的配置適當，而且還能蘊蓄着各別的個性典型特徵。前者固不難，而後者則實談何容易。這種雕塑工夫，不但是提高泉州傀儡戲表演的效果的最得力因素，而且同時也可視為最精湛的民間藝術作品。

電視中布袋戲「二齒」之類的木偶頭，一看便知道是抽象兼誇張的畸形之醜，這當然是雕塑上的粗劣表現；而「史艷文」之木偶頭，雖然想藉眼嘴及部份肌肉得以掀動來標奇，但亦只止於淺薄呆板之奇而已，實則經人一看再看，都找不出絲毫「豪」或「俠」的個性典型特徵之美，這當然也是雕塑工夫的尙屬低能。

第三，是服裝道具的考究。泉州傀儡戲的服裝，一律仿製自京戲（即現稱的國劇），冠冕盔甲綈袍，不但質料綴飾刺繡樣樣考究，而且顏色也是絕不淆亂苟且的。

至於泉州傀儡戲的道具，則又遙遙凌駕於京

戲之上，騎馬有馬，乘車有車，割船有船，坐有轎，過橋有橋，登台有台……。全不須象徵性的作勢表演，或裝腔說明。

第四，是配樂、歌唱的嚴肅。泉州傀儡戲上演時，全以方言歌唱、說白，以南樂為配音。南樂即中原古樂，曲調繁多，雍容優美，所以，特別顯得和諧。泉州方言仍保留着許多中原古音（尤其是吳腔），所以，特別顯得質樸淳厚。

泉州傀儡戲演唱時，在戲台正中的屏風上面，必都虛橫數繩，以夾掛劇本，表演者（即抽木偶者）則須一面參閱劇本，一面抽動木偶，無論動作、說白、歌唱，都一一要嚴格依照劇本做去，不得乖違。而且，生、旦、末、淨、丑等角色的性格人物表演，一向都是專材專司的，絕不紊亂。

第五，是劇本戲文的典型而又圓整。泉州傀儡戲不演雜劇、散劇或短劇，所演的都是整本整套的。說白既雅，唱詞亦美。可是，劇本不多，通常僅見到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榜、楊文廣平閩十八洞、魏徵斬龍王、劉全進瓜果以及李世民遊地府、目連救母等幾部而已。

陳三五娘的故事，係淵源於泉州，但泉州傀儡戲却絕無一家肯演唱。理由是：故事雖然香艷，惟却只屬男女私情，難登大雅，難見大方，因此棄而不取。僅此一點，即可體會出泉州傀儡戲選用劇本的謹嚴，而且全是以宣揚忠孝節義為主旨的。唯一的瑕疵，就是夾帶神怪的成份。

泉州傀儡戲分有兩大支派：一派專精民間祈禱或慶典時候的演出，演的劇本大都是三國演義

、西遊記之類，俗稱「泉州傀儡戲」；一派專精民間弔喪或超渡時候的演出，演的劇本大都是李世民遊地府、目連救母之類，俗稱「目連傀儡戲」。

第六、是表演技術的巧妙。上文說過：傀儡戲是木偶懸以細線，演時抽動細線以使木偶表現出活潑的動作。但細線的條數多少不一，少者只有八條，即頭部兩條，前胸後背各一條，二手二足各兩條；多者則達三十六條，遍懸於木偶全身的各重要關節，甚至於各重要關節的竅要之處。例如：臂、肘、掌、指、眼、嘴等等，也都可於必要時抽動。

泉州傀儡戲表演技術的巧妙，也許未曾目觀的都不會置信；但如果一經目觀，則包管都會絕口稱奇。木偶可以用細線控制其脫靴、解袍、握筆寫字、舉杯飲酒，這些是屬於微瑣的動作；木偶可以用細線控制其連翻筋斗、刀槍格鬪、推車射箭、蹴球舞劍，這些是屬於粗魯的動作。同時，不論粗細，都能做到俐落靈活，實在不是經過長期的技術訓練，絕對不會有如此巧妙的藝術表演。因為，細線懸得越多，當然越能夠促使木偶的動作複雜；而細線多即極易抽錯，一抽錯，則木偶的動作也就立刻隨着亂來了，這是任何人都可理會得到的事實。

好了，夜已深了，且就此帶住，以後有機會再談。敬祝：  
愉快！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陳 香於臺灣花蓮